



图片来源/imagochina

组成的选民团在该地区选举产生；另外 2/5 的议员由每个地区行业和工薪人员代表组成的选举团选举产生，任期九年，每三年轮换 1/3。周期短的轮换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议会的“新陈代谢”，避免对王权构成威胁的政治集团产生。

存在着问题与隐患

自独立以来，摩洛哥王国总体上保持了高度稳定。然而步入 2011 年后，在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北非国家接二连三的“革命浪潮”冲击下，一向稳定的摩洛哥也史无前例地发生了动乱。2 月 20 日，摩洛哥爆发全国性街头抗议活动，示威者呼吁议会进行改革以限制国王权力，并要求政府就减少贫富差距、失业等民生问题拿出解决方案。

摩洛哥的民怨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源于经济、社会乃至政治等领域的痼疾。摩洛哥虽为阿拉伯世界仅次于埃及的第二大农业国，但农业很大程度上还是“靠天吃饭”，产值随着降雨量多少而起伏不定。农村日益被边缘化，造成贫困人口增多；工业基础薄弱，国企效率低下，偷税漏税现象严重。自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摩洛哥经济增长率下降，外资减少，贸易赤

字持续扩大，皮革、纺织、服装和汽车制造业成为“重灾区”，旅游业亦遭受重创，占国民生产总值 9.6% 的侨民收入大幅减少。摩洛哥失业问题突出，失业率高达 19%，其中多为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此外，贫富分化日益严重，王室等特权阶层占有大量社会财富。政府官员不仅工资高，还享受各种补贴，不少官员滥用手中权力中饱私囊，贪污、腐败盛行。严重的贫富差距造成民众的不满情绪长期积压。

此外，穆罕默德六世执政后逐渐暴露出的自身弱点，也引起摩洛哥人的失望和不满。与年轻的叙利亚总统巴沙尔早期从医的经历相似，穆罕默德六世原本酷爱艺术，而且很有天赋，只因“注定要当国王”，才被迫从政。因此，他越来越表现出“厌倦政务”的倾向，甚至被媒体称为“不想当国王的人”和“享乐主义者”。2001 年 3 月第 13 次阿盟首脑会议召开之际，当时身为“耶路撒冷委员会”主席的穆罕默德六世却声称由于“日程安排原因”不能与会。其实，他的所谓日程安排竟然是到瑞士滑雪。同时，他过于追求奢华、讲排场的生活方式也受到广泛诟病。显然，上述种种问题和弊端成为摩洛哥社会动荡的隐患。

区第一个实行多党制的国家。但同时，根据宪法规定，国王有权任命首相和内阁成员，有权主动或根据政府辞呈解散政府和议会。显然，“国王控制下的多党君主立宪制”成为摩洛哥君主政体的显著特征。

与约旦相似，摩洛哥议会由众议院（代表院）和参议院组成。众议院议员由全体公民直接选举产生，任期五年，参议院 3/5 的议员则由地方行政单位

由于执政集团内部的平衡，还没有出现布特弗利卡家族集权统治的状况。

阿尔及利亚：军政体制下有灵活性

□ 吴冰冰

1 月 3 日以来，阿尔及利亚也出现了反政府的示威游行。阿尔及利亚的情况与埃及有很大的不同，正是这些不同，使得阿尔及利亚政府有可能更好地应对反对派的挑战。

仍处在军政体制中

阿尔及利亚不论在殖民统治时期，

还是在国家独立后，其政治都呈现一个显著特征，即军队是阿尔及利亚政治体系的主导力量。从某种程度说，阿尔及利亚还处在军政体制的框架中，即政权以军队为依托，领袖人物从武装力量中产生或推选出，掌管党、政、军等一切国家权力。

在殖民统治时期，法国作为宗主国，依靠军政体制建立并实行对阿尔及

利亚的殖民统治长达数十年，使军政体制在阿尔及利亚具有牢固的统治地位和传统的政治影响。在 1962 年取得民族独立后，靠长期武装斗争取得政权的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继续以军队为依托，建立起统治国家的权力机构，形成独立后最初的军政体制模式。1965 年，布迈丁将军通过军事政变上台执政，由于他长期个人独



图片来源/Imagoechina

>> 布特弗利卡已第三次出任阿尔及利亚总统。

揽大权，以至于去世后阿尔及利亚政治出现“接班人危机”的局面。在各派意见僵持的情况下，军队再次施加影响，选举军区司令员沙德利上校为总统和“民族解放阵线”总书记，军政体制得以沿袭。

直到1989年，阿尔及利亚长期维持了“民族解放阵线”一党执政的局面。1989年2月，阿尔及利亚全民公决通过新宪法，政治体制由一党制过渡到多党制。“伊斯兰拯救阵线”成为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政治组织，且在1991年12月的全国大选中获胜。军队担心伊斯兰激进势力掌权，以总参谋长穆罕默德·拉马里将军为首的军人发动政变，阻止了“伊斯兰拯救阵线”掌权。

1995年，具有军方背景的泽鲁阿勒成为阿尔及利亚历史上首位民选总统，虽然泽鲁阿勒执政后努力使阿尔及利亚的政治朝着总统制共和政体的方向发展，但军队在政治中施加影响和发挥作用的局面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上世纪90年代，阿尔及利亚经历了政府军和“伊斯兰拯救阵线”之间的血腥内战，约15万人死亡。随着民族和解进程的推进，1997年2月先后通过了《政党法》和《选举法》，同样代表执政集团利益的“全国民主联盟”成立，并在1997年6月的多党议会选举中成为第一大党，该党领导人艾哈迈德·乌叶海亚与军队关系密切。在轮流执政理念的基础上，阿尔及利亚形成了“民族解放阵线”和“全国民主联盟”两个党紧密联系、相互合作、共同执政的局面。

1999年，军人出身的布特弗利卡在军人的支持下走上总统宝座。在2004年总统选举中，军队首次作为旁观者没有进行政治干预。伊斯兰政党“民族改革运动”和“争取和平社会运动”参与议会选举，接纳政府职位，成为体制内的伊斯兰政治力量。但这一切并不意味着军政体制就此结束。2004年后，军队领导人麦丁将军与布特弗利卡总统共同成为阿尔及利

亚政治体制的核心。如今，阿尔及利亚的政治体制仍是以军队为核心，军队与执政党构成执政集团，“民族解放阵线”和“全国民主联盟”两个紧密联系、相互合作的党共同组成执政联盟；同时，由“民族改革运动”和“争取和平社会运动”两个具有穆斯林兄弟会性质的伊斯兰组织构成体制内的合作者。

与埃及有诸多不同

阿尔及利亚政治体制和现有的政治格局中的诸多特点，使得它与埃及穆巴拉克时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格局相比，似乎具有一些灵活性。

埃及是“军强党弱”，如今的阿尔及利亚则是“军党联合”。军队虽然是政权的核心和支柱，但是并没有弱化和取代执政党的作用。军事强人麦丁将军并没有像穆巴拉克一样走上政治舞台的前台，而是让能够体现军队利益、长期担任文职的布特弗利卡担任



总统。不仅如此，阿尔及利亚还设计出两个政党组成执政联盟联合执政的模式，使得执政集团在相互制衡中获得了更大的空间。埃及反对派的鲜明口号是“穆巴拉克离开”，但是在阿尔及利亚，由于执政集团内部的多元性，反对派提出的“布特弗利卡离开”的口号缺乏实质性的意义。

与穆巴拉克连续执政 30 年不同，近 30 年来阿尔及利亚已经更换了多位领导人。从 1999 年到 2009 年，布特弗利卡按照宪法规定担任了两届总统。尽管 2008 年阿尔及利亚修订宪法，取消总统任期限制，使得布特弗利卡得以第三次当选，但是由于执政集团内部的平衡，还没有出现布特弗利卡家族集权统治的状况。对于布特弗利卡之后的政治安排，虽然他本人倾向于自己的弟弟赛义德，但是军人集团更中意于“全国民主联盟”的领导人乌叶海亚。这与埃及等国出现的家族式集权统治和权力在最高领导人家族内继承的倾向有很大不同。

与埃及不同，阿尔及利亚最近取消了实施 19 年的《紧急状态法》。在埃及，从 1981 年开始实施的《紧急状态法》，已经从打击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手段，逐渐变成政府强化专制统治、任意践踏公

民权利的工具。在阿尔及利亚，随着民族和解进程的推进，目前的形势与 1992 年开始实施《紧急状态法》的情况有了很大不同。面对地区和国内局势的变化，阿尔及利亚政府审时度势，于 2 月 3 日宣布很快将取消这一法律，并在 20 天的时间里完成了法律程序，于 2 月 22 日将该法正式取消。

在埃及，执政集团拒绝接纳以穆斯林兄弟会为代表的温和伊斯兰力量，从而造成了政府与伊斯兰力量对立的局面。在阿尔及利亚，早在 1986 年就对宪法进行修订，强化伊斯兰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20 世纪 90 年代，为了应对激进的“伊斯兰拯救阵线”的挑战，阿尔及利亚将温和的伊斯兰政党纳入政治体制之内，类似于穆斯林兄弟会的“民族改革运动”和“争取和平社会运动”不仅参加议会选举，而且还被接纳进入政府。与此同时，“伊斯兰拯救阵线”在内战期间的残酷杀戮，以及武装伊斯兰集团和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恐怖主义色彩，使得这些组织都无力大规模动员群众。

以石油为资源

阿尔及利亚石油储量在非洲排第

三位，天然气储量排世界第八位，石油和天然气是阿尔及利亚经济的支柱产业，其产值占 GDP 的 30%，占出口额的 97%，提供了 60% 的政府预算。21 世纪初，随着能源价格的上涨，阿尔及利亚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 2001 年的 1783 美元增加到 2008 年的 4959 美元。政府利用增加的收入进行基础设施和住房建设，提高民众生活水平，同时促进就业，失业率从 2003 年的 31% 降低到 2010 年的 10.2%。

在一定程度上，阿尔及利亚的经济发展促进了社会发展，但社会问题依然严重。尽管失业率有显著降低，但是对不同的人群影响不同，大学毕业生和 25 岁以下的年轻人所受影响最大。就业的问题还需要通过发展来解决，而 2010 年阿尔及利亚 GDP 增长率仅有 2.2%。2010 年 12 月 19 日，总理乌叶海亚表示，未来五年的目标是保持农业快速增长，提高制造业的比重以促进就业。

20 世纪 90 年代，阿尔及利亚经历了近十年的血腥内战，人民记忆犹新，心有余悸。一旦政局乱起来，倒霉的还是普通百姓。阿尔及利亚的独特经历，也让民众对邻国政局的变化多了一番谨慎。

如果巴希尔一味在总统宝座上赖着不走，今天穆巴拉克的下场就是巴希尔明天的结果。

苏丹：“最民主”国家在怪圈中发展

□ 黄培昭

在突尼斯“茉莉花革命”和埃及“莲花革命”分别推翻本·阿里和穆巴拉克之后，苏丹总统巴希尔宣布不再谋求总统连任。

巴希尔称得上是一位强人，虽然他在世界上的名声和在中东地区事务中的影响力远不及穆巴拉克，但执政能力和水平还是具备的。他这样做，显然是为了避免步突尼斯和埃及两国元

首的后尘。这自然是明智的选择，受到了中东媒体的普遍欢迎和肯定。有媒体分析指出，如果巴希尔一味在总统宝座上赖着不走，今天穆巴拉克的下场就是巴希尔明天的结果。

苏丹的事情远比埃及复杂和棘手得多。苏丹的复杂主要体现在特殊的国情、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特殊的南北历史状况等诸多方面。

非洲最民主的国家？

现今苏丹的政治版图是在埃及与英国殖民者共同统治时期（1898 年～1956 年）最终形成的。英国殖民者到来之前，苏丹已经历了土耳其—埃及殖民者 60 多年的专制统治和马赫迪神权国家十余年的集权统治。英—